

卡明斯视觉诗之生态范式解读

李娅红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卡明斯大量的视觉诗凸显了其生态价值观,蕴涵了其诗性生态直觉,阐释了自然之精神生态模式:自然对人类灵魂的纯洁与升华功能;自然之伦理生态模式:人类必须对自然所担当的道德责任。

[关键词] 自然;生态;价值观;精神;伦理

[中图分类号] I052;H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115-05

Interpretation on Ecological Paradigm of Cummings' Visual Poems

LI Ya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 great number of Cummings' visual poems project his ecological values, contain his poetic intuition of ecology and interpret the mode of nature's spiritual ecology - nature's function of purifying and ennobling people's soul as well as that of nature's ethical ecology - the moral duty to nature certainly fulfilled by man.

Key words: nature, ecology, values, spirit, ethics

一 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之精神生态范式

梭罗的“世界全在野性中”(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的感叹把自然与人的关系诠释得淋漓尽致。大自然是人类最初的家乡,是人的灵性根基所在,是人们体验瞬间顿悟的仙境,是人类超越时空束缚之华域。

爱默生在其《论自然》中说“当我们谈到自然时,我们在心里有一种最明确也是最富有诗意的意义。对自然形态的单纯观感是一种快乐。……自然是一剂良药……。自然是思想的容器……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一切自然事实都是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界的每一种外表都和宇宙心灵状态相呼应,自然的各部分中都有精神……我们在自然中是陌生人……人和大自然之间是多么的不和谐。^[1]从

爱默生对自然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庇护所,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是人类精神活力的天然氧吧,是人类心灵修复完善的福祉,人在大自然的回归中能吮吮生命的活力。

和爱默生一样,卡明斯往往把丰富的精神情感注入大自然。他注重精神与自然的契合,他讴歌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用他的诗歌拥抱大自然,在其诗歌的字里行间无不彰显了其渴望、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环境意识。在他的笔下,常人眼中的物质世界和物欲对象的大自然饱含生命灵气、精神韵致和神性内涵。他用诗歌构架了沟通大自然、走进和融入人的灵魂的绿色精神通道。卡明斯的大量诗歌蕴涵了深刻的生态诗学元素。在诗人笔下,大自然的事物成为无限世界在有限世界的投射,人的情感伴随大自然的律动而翩翩起舞,自然万物的此

收稿日期: 2013-04-23

基金项目: 株洲市社科立项课题“卡明斯视觉诗之生态蕴涵研究”(ZZSK1337)

作者简介: 李娅红(1958-),女,河北枣强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消彼长、生生不息赋予了人类之精神滋养与生命活力,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对立,强调了自然的审美价值与精神意义对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性。

在‘stinging’(《日落》)^{[2]63}这首诗中,通过描画黄昏海边日落的美丽自然景象,卡明斯向读者呈现了他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审美理念。他认为自然赋予人类的精神呵护,就如诗中所言‘wind/is dragging/the/sea/with/dream/s’(——似风能抚慰大海进入梦乡)。诗中的‘wind’是大自然的化身;海是人的化身。诗人通过赞美自然来宣扬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环境意识,表述了一定的精神生态思想。在卡明斯看来,自然界的美能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抚慰人的灵魂世界。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的心灵会得到净化,人的情操会得到升华。

的确,“精神不仅仅是‘理性’,也不仅仅是人的意识,它还是宇宙间的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自然法则、生命的意向、人性应一心向着完善、完美、亲近、和谐的意绪和憧憬。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人的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是生态乌托邦的境界。”^{[3]387}显然,大自然的精神功能是无法估量的。人的精神只有与自然精神完美结合,人类才有可能完善自己,提升生命的价值意义。

在‘birds’(《鸟》)^{[2]448}这首诗中,诗人用印刷体式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黄昏时节鸟儿在天空嘻闹啁啾直至销声匿迹、淡出视野的暮色场景。在这里,物质世界的鸟鸣声(birds...sing)的渐行渐远、在黄昏的静谧中的消失与精神世界的自我[Be)look/now/come/soul;]随着这些大自然生灵一起律动,直至无声无息、无痕无迹而合二为一(are/ar/a)。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共容之律理。

在‘Silence’(《寂静》)^{[2]712}中,作者用行距(line spacing)制造了大量的留白空间。这些留白空间“首先临摹出了一幅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的人间仙境、一个白雪皑皑的寒冬世界,呈现出了一个银装素裹茫茫无际的美丽意境。她在召唤着人类心灵的归属感—洁白无瑕的童话世界,在寻觅着芸芸众生的生存界—一本真本色朴实无华的昨天。

人类就应该像这白的雪,晶莹剔透一无贪无欲、无恶无罪;像这沉的静,夯实稳健—原初原始、原状原生态。其次,行距的使用喻示人类物欲的战车必须戛然而止,人们应摒弃对物质享受的探险追逐劳命,减缓这匆匆忙忙杂乱无章的脚步,远离噪音、远离狂悖、远离世俗、远离贪婪、远离罪恶,从而为自己的心灵留出一块安身立命的之净土、一处反省沉思之地域、一方栖息修养之场所;人们应该走出喧哗,逃离嘈杂,回归自然,让肉体与心灵沐浴自由与恬静,呼吸安宁与清新,遵循自然法则,伴随自然脚步,永远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4]121}在这里,卡明斯在传递一个生态理念:人类应该明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万物生灵间的互为依存、彼此依赖、相存共生的密切关系是自然的法则,是不容篡改的公理。

诗歌‘in Just’(《正是春天》)^{[2]27}无不体现了作者热爱自然,热爱其季节的变化节奏。春天的场景也令他心旷神怡留恋忘返。他用临时造词‘mud-luscious(pleasant muddy:可爱的泥泞)’、‘puddle-wonderful(pleasant puddle:可爱的水坑)’表达了他对自然界的无限的向往与深切的情谊。春天的雨水、春天的泥泞、春天的所有对诗人来说都是大自然对人的厚赐,这里,诗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显露无遗,同时也表达了自然于人的精神滋养与沐浴净化之功能。

‘SNO’(《雪花》)^{[2]113}为我们临摹了一幅冬季美丽的雪景。在诗人的眼里,“没有什么体验能像观望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这样的自然景色那么令人心醉沉迷(No experience of the natural scene could bring him more lift of heart than looking out his window to watch fluttering snowflakes...)”。^{[5]16}诗人把雪花称作‘白色的精灵、小天使’(a white idea, little angels),她以自己的纯洁美丽把大地也悄悄地装扮如新,使大地恢复生息迈开生命的步伐。[drenches: earth's ugly) mind/Rinsing with exact death/the annual brain/clotted with loosely voices]。这里的‘雪花’当然是大自然的化身,‘大地’指代包括人在内的其它生灵。显然,这种宁静的观照,让诗人体验到了物我融合,神遇物化,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诗人自觉将自身与大自然

生命合流,试图完成自然与人的一体化、生命个体与群体的融合统一的完美生态模式的梦想与追求以及对自然于人的心灵的净化与升华功用的肯定与欣赏。

显而易见,卡明斯的这类诗作通过讴歌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为我们传递了这样一种生态自然观:人类的家园是自然,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庇护所、心灵的栖息地更是我们创造的无尽源泉。自然不仅是物质的自然同样也是精神的自然,主观世界与客观自然是不可割裂的整体,永恒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在自然的灵性与人的精神交流沟通中得到升华与肯定。因为,自然能在人身上产生使人圣洁的道德影响。当人完全沉浸于大自然、与自然生命一起律动时,其精神世界就会不断升华圣洁。犹如爱默生对自然世界神秘体验感言“脚踏空旷的大地,沐浴于欢欣的空气,我的思维向上升腾至无限的宇宙,所有卑劣狂妄自大的意识荡然无存。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化为乌有,却遍览一切。宇宙精神的湍流环绕激荡着我。我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我是他的微粒。”^{[6]29}

二 卡明斯视觉诗中自然之伦理生态范式

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6-1948)的‘大地伦理学’展示了一种道德理论的新形式。他认为“至少把土壤、高山、河流、大气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器官的零部件或动作协调的器官整体,其中每一部分都有确定的功能。”^{[7]42}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倡导的“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是一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典型机械世界观。^{[8]3}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资本的非理性的肆虐和疯狂打破了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平衡,宇宙自然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并最终因为‘错位’而逐步消失。”^{[9]29}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自然只是为人所利用的工具,人有价值,但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于是它催生了一种人统治自然的文化价值观。当人类

中心主义作为价值观指导人们的行动时,“人——自然”的生存系统危机四伏,“人——社会——自然”结构系统面目全非。卡明斯从生态伦理视角出发,极力倡导人与自然平等共生、共在共容的生态价值观。努力阐释自然与人的平等存在关系。彰显了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主体性属性。并以其敏锐的生态嗅觉、用其犀利的笔锋讨伐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浪费、滥用的行为、现代文明对人类生活家园与精神家园的摧残、现代文明对人性异化的催生;良知泯灭的催产、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对自然的无情的创伤与蹂躏。

在诗歌‘mOOn Over tOwns mOOn’(《月亮城的月亮》),^{[2]383}中,作者用7个镶嵌在大写字母中的小写的‘O’把人们的视线牵引到了一个生态秩序混乱的世界,仿佛让人看见美丽的盈月窒息于钢筋水泥的厢裹之中,奄奄一息于庸俗市侩的污秽之中。这是诗人对现代工业吞噬人类精神家园的无声控诉,也是对人类崇尚物质文明而践踏精神文明的无言批评抨击呐喊。它们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在人类好奇心与竞争意识驱使下的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活动肆意蚕食自然空间、创伤生态环境、人与纯粹自然发生碰撞的沧桑画卷。这些小写‘O’指代的是被城市化的扩张而随意侵占、任意分割的大自然,与其镶嵌的大写字母‘oNLY THE MooN o/ VER ToWNS/SLoWLY SPoUTING SPIR/IT’表示过度膨胀的人类与标志着科技进步的衍生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也让我们读到了诗人对生态文明现状——人类灵魂休栖的天然场地的快速消失、生态结构系统的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随意改变,所表现出的惴惴不安和严厉批评。

‘pity this busy monster, manunkind’(《可怜这个忙碌的怪兽——非人》)^{[2]554}这首诗表现了强烈的生态批评意识。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抨击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对大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创伤的西方现代文明,叙事者以其敏锐的诗性生态意识批评方式暗示人们必须重构生态文明次序,提醒人们必须创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感。并告诫人们:自然的价值远非经济和实用可以囊括,人类必须保护热爱自然。绝不可以以牺牲自然的高昂代价来换取人类文明的进步。叙述者让我们看

到:人类在物欲的刺激下,人类已经不再是人,而是怪兽——‘manunkind’‘monster’;人类成了欺凌弱小的世界主宰——‘play with the bigness of his littleness’;人类文明的推进换来的只不过是病态的舒适——‘Process is a comfortable disease’;人类早已把神圣的大自然摧残得体无完肤——‘A world of made/Is not a world of born——pity poor flesh’;而始作俑者的人类必然自食其果,静静等候自然的报复——‘your victim(death and life safely beyond)’、‘there’s a hell/of a good universe next door;let’s go’。

‘Buffalo Bill’(《野牛·比尔》)^{[2]90}这首诗仿佛是在讲这位曾经被誉为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传奇性人物离世的消息,而实际上饱含了作者丰富的生态蕴涵。诗人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展现了其旗帜鲜明的生态价值观。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理解出叙述者的深刻寓意:大自然中的一切与人一样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正是他们的存在共同缔造了宇宙的全部,合成了世界的整体,他们任何一方在宇宙中占据的一席之地都是等同的,他们每一方在宇宙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取代的,他们任何一方的缺失都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非道德所为,是不可取的。‘Buffalo Bill’是‘William Frederick Cody(1846-1917)’的浑名。因为他在8个月中杀死了4280头水牛而‘荣获’此名。他善射好骑,风流倜傥。诗中作者用了‘defunct’(已故的,不存在的)‘Mister Death’(死亡先生)既表述了他对此兄的绝对否定又暗含了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完全排斥。在‘Buffalo Bill’这首诗中,卡明斯采用了象征主义写作手法。在诗句“and break onetwothreefourfive pigeonsjustlikethat”中,他用‘Pigeons’5只泥质的作靶射的鸽子)指代不同种群与文化,即印第安人众多的部落与北美野牛;用‘Buffalo Bill’暗指西方霸权主义及其文化。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匠心独运,赋予‘Buffalo Bill’名字以犀利的生态批评蕴涵。首先是这位传奇人物的杀戮特征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者的本性如出一辙——对大自然的生态摧残令人发指;其次,‘buffalo’本义为‘漫步美国西部荒野的动物种群之一——美洲野牛’;‘bill’表示‘议案、法案’。众所周知,由于十九世纪美国资本工业的迅猛扩张的需

要,美国政府于1851年9月与西部地区多个印第安人部落签署了一个极为不平等的八款条约——《拉勒米堡条约》。从70年代到80年代,大平原的印第安人被联邦政府的军队逐出了他们世代栖居繁衍的广袤草原,并且由于他们的抗争而遭到了疯狂的屠杀;由于野牛是印第安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又加上空间地域资源的锐减,它们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有组织地猎杀几乎殆尽。正如中国学者周钢所言“美国西部牧区在开发过程中,经历了由原始、粗放的游牧方式向围栏固定饲养的现代集约经营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破坏了西部的生态平衡”。^{[10]89}在这里,卡明斯想要表达的是道貌岸然的‘法律、法令’血腥之剑戮杀了无辜的生灵性命,同时抨击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残暴贪婪对生物多样性的门宗灭绝。作者用结尾时的诗行‘How do you like your blueeyed boy Mister Death’构建了一个隐喻,即,尽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可以一时吞噬、毁灭其它文化与文明,成为高高在上的掌控者、主宰者、征服者,但违反自然法则者的最终命运不外乎是一个‘Mister Death’——死亡先生!

在‘Me up at does’(《我在做什么》)^{[2]784}这首诗中,诗人通过描述一只中毒即将死亡的老鼠和‘Me’的对话,表达了诗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生态忧虑与沉思。诗中的‘Me’指代毒死老鼠的人类。‘poisoned mouse’指代弱小的生灵或宗族。诗人特意打乱语句结构,词汇混用以勾勒出一个肆意践踏生命、摧残生灵、凌辱弱小的人在面临即将被毒死的老鼠的质问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恍惚、心智迷茫、理屈辞穷的窘态。相比之下老鼠在毒性发作的临死之前的质问是字字犀利、句句铿锵:“What/have i done that/You wouldn’t have”。它仿佛在告诉我们:如果说老鼠是坏事干尽的害类,那人类也是劣迹斑斑的恶棍。另外,作者用大写的三个词汇‘Me’(指代‘人类的所作所为’)、Stare(表示‘人类应该好好反省’)、What(暗指‘人类究竟可以做什么’))凸显了人类科学技术发明与应用责任的命题,即科学技术与发明应该如何道德地使用,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发明的人类应该如何尊重具有平等身份的自然万物,应该如何接受自然的主

体性属性。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是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11]18-19}这里虽然马尔库塞担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不妨把这种担忧套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言而喻,自然是人类社会文明构建的基石,理应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人类社会文明是建立在牺牲自然生态和谐的代价上,那文明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四肢残缺的畸形儿。这里,诗人在向我们昭示:自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下早已千疮百孔,人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已成了人类自掘坟墓的工具。为了自身的丁点利益,人类倚仗着科学技术发明的大棒,对大自然的掠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砍伐森林、捕猎动物、残害生灵、污染环境等等无所不及。不难想象,今天‘poisoned mouse’的悲剧也许就是明天的‘poisoned man’的结局。这是作者针对人类对大自然物种进行违背伦理的毁灭、对人类对大自然生态平衡施以非道德的毁坏的严重警告。

不难看出,卡明斯的大量视觉诗蕴涵了深邃的绿色生态理念,他以文人的笔墨向我们揭示了自然的精神价值: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天然修炼场所、是人类灵魂的纯净与升华之仙境。他以生态学家的思维提出了人类应该道德地对待自然的命题:人类应该善待自然,善待自然界的所有一切。人类必须明白: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多样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可否定的,文明和荒野之间的平衡是不可忽视的,人类应该从整个生态生物圈的角度出发

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以诗人的睿智召唤人们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呼吁人们追求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诗意栖居,提醒人们应该建立一个实现了自然主义的人与实现了人道主义的自然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间天堂,寰宇福祉。

参考文献:

- [1]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论自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97-140.
- [2] E. E. Cummings: *Complete Poems 1904 - 1962 de. by George J. Firmage* [M].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4.
- [3]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387.
- [4] 李娅红. 卡明斯视觉诗视觉模态隐喻的哲性思维模式及审美维度[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4): 117-121.
- [5] Richard S. Kennedy, *Selected Poems. E E Cummings;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Richard S. Kennedy* [M]. Liverigh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7:16.
- [6] Porte J. Morris. *Emerson's Prose and Poetry*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29.
- [7] 余正荣. 生态智慧论[M]. 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6:42.
- [8] 艾 钦. 论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及其意义[D]. 太原:山西大学, 2010.
- [9] 朱新福. 美国生态文学研究 [D]. 苏州大学, 2005, 29.
- [10] 周 钢. 美国西部拓荒时期的牧区冲突与影响[J].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1): 83-89.
- [11]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批判[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8-19.

责任编辑:李珂